蜀山劍俠傳/291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九一回　有意縱妖娃 寶樹婆娑 青霞散綺　隱形擒異士 精虹激灩 紅雨飛花

下一回▶

沙紅燕一面發出癸水之寶，一面妄想以火禦火，並還借此防禦乙木運行所化庚金，一面又將新借來的天木神針和師門防身之寶二氣環分別拿在手內，以爲剋制。五行之寶已有其三，況又加上從來備而未用的法寶靈符，自然萬無一失。再若不濟，便仗這道靈符逃回山去，再打報仇主意。沙紅燕因見信號發出已久，尚無迴音，正在滿腹幽怨，心恨師父薄情，平日那麼恩愛，當此危急之際，竟不肯破例來援。猛瞥見那團寒光在火海中星飛電馳，朝前急追，但金燈始終矗立火中，未見移動，祇是追不上。那億萬金花神焰仍如潮水一樣，隨着萬丈烈火湧來。並且上面晶幕一去，神火所結光幢竟擋它不住，已快逼近護身寶光之外，周身奇熱如焚，火雷威力更是猛惡難當，連人幾被震散。

沙紅燕方在觸目驚心，金燈神焰上忽射出一片黃塵彩霧，祇閃得一閃，便朝極光球飛來。先前金燈在前，寒光朝前直衝，四外金花火焰挨着寒光，紛紛爆散消滅，當時衝進一條火衖，祇是打那金燈不到。及至丙火化生戊上，黃塵一起，來勢比電還快，祇一晃眼，便將寒光包沒，叭的一聲，精芒萬縷，迸射如雨，當時炸散，射向火海之中，立時沸騰，化爲大片熱霧，隨着火勢，發出轟轟隆隆萬雷怒鳴之聲，潮涌而來。同時那片黃塵也由大而小，化爲千萬層黃色雲濤，由上下四外齊往中心壓到，神燈已經不見，烈火卻是未消。萬丈黃雲影裏，更雜着千萬點暗黃色的星光，暴雨飛蝗般紛紛打來，挨近防身寶光層外，便化神雷爆炸。末後越現越多，不到身前，便已衝擊排蕩，紛紛爆裂。看去大隻

如杯，便那極大的迅雷也無此猛烈，數又繁密，生生不已。祇聽轟轟巨震之聲，令人心神皆悸，魂魄欲飛。火花星光互相激撞，又似千萬花筒相對射擊，合成一片火海星山。沙紅燕知道戊土神雷已是難當，如果火土二行聯合來攻，更不知底下還有甚麼變化。後援不到，危機瞬息，迫於無奈，二次橫心，便把前在東極大荒山向青帝之子巨木神君騙來的天木神針朝那黃塵影裏打去。因用巧計詐取而來，雖知用法，不明微妙，用時迫於無奈，心實躊躇。此寶與主人心靈相通，巨木神君因愛沙紅燕貌美，故意由她騙去。別時曾用言語暗點說：「此寶任多厲害的戊土真氣均能剋制，但是對方如有乾靈純陽真火，我不肯使此至寶平白葬送。你如無法抵禦，我必將其收回。再用來取，祇要不失信，永遠由你使用，否則便祇能用這一次了。」

沙紅燕本意也祇想騙一次，破了戊土便罷，惟恐事前收回，連演習也未敢用過。不料這天木神針威力之大果是驚人，纔出手便是一溜光色極深的蒼霞，奇亮無比。打向黃塵之中，祇聽驚天動地一聲大震，那麼廣大一片雜着億萬土雷火星的雲海，喫那長僅尺許的一溜蒼霞打到裏面，當時煙消雲滅，眼前景物突現。那地方乃是一片廣場，四面玉壁上巨木如林，青光湧現，似要飛舞而出。離身不遠，地上有一堆金光閃閃的黃沙。天木神針釘在上面，已現原形，乃是一根四五寸長蒼黑如玉的木針，奇光隱隱外映，別無他異。最奇的是黃沙下面壓着一堆烈火，火焰熊熊，由沙下往四邊迸射飛濺。知道天木神針不特剋制戊土，並還連敵人的丙火也被反克在下。祇是上下洞壁一齊震撼，似要坍倒神氣。同時風雷、金刀、烈火、狂濤之聲又如海嘯天鳴，由上下四外急涌而來，料是五行仙遁已制其二，正反失馭所生感應。方在驚喜交集，祇不知如何下手，天木神釘如何收回，就這微一遲疑之際，猛聽二少女連聲清叱。先是張瑤青揚手萬朵金花，帶着一道劍光迎面飛來。先前喫過她的虧，早就懷恨，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剛把飛刀、白虹鉤一齊飛出，猛又瞥見李英瓊身劍合一，電馳飛到，揚手飛出一朵如意形的紫色燈花，朝那天木神釘上飛去。蒼霞一閃，神針立隱，轟的一聲，先前黃塵烈火突又出現。

因那天木神針鎮壓戊土，反克丙火，將五行仙遁一起引動。英瓊不來，亂子更大，沙紅燕固是不免於禍，仙府也必受到毀損，先前四處風雷震撼，刀兵火水之聲，便是正反五行齊生感應所致。沙紅燕哪知厲害。及至英瓊飛來，一見戊土爲神木所制，雖不知它的來歷，但想五行仙遁何等神妙，竟被對方法寶所制，並因丙火也受反克，知道變生瞬息，事出非常。心料那天木神釘必是東方乙木精氣所萃，恰巧前得紫清神焰兜率火新近煉成，正可應用。一時情急，揚手一指，先將神焰放起，爲防萬一，又將定珠和青靈髓放起。沙紅燕如何禁受得住，來勢又都神速異常。神木一去，丙火、戊土重又施威，已極厲害，下餘乙木，庚金也在此時突然發動。祇見億萬金刀，千尋惡浪，連同那無量數的青色光

柱一起出現，狂涌上來，水火風雷、金鐵交鳴之聲會成一片繁喧巨響，比起先前威勢更加強烈萬倍。英瓊見沙紅燕在光雲火海、金刀巨木、光塵水柱環攻之下，已急得面容慘變，走投無路，手上拿着一件形式奇怪的法寶，正想發動。英瓊知道五遁已全引發，便丌南公親來，也未必能從容抵禦，沙紅燕如何能行？猛想起昔年老父別時警告，方喊：「賤婢不必驚慌，五遁被你引發，祇要謹守不動，等我行法復原，和你說話，還可暫時饒你活命。」話未說完，沙紅燕一見五遁環攻，悲忿情急之下，以爲對她決無好意。英瓊雖用仙法傳聲警告，無如沙紅燕痛恨英瓊，不特無心去聽，反倒厲聲咒罵，神態兇橫，又將師傳防身至寶施展出來。就此逃走也罷，偏又記仇心盛，臨逃還想放把野火，致將英瓊激怒，終於引出事來。

這裏英瓊一面發話勸誡，一面連用仙法使五遁復原。眼看五遁運行已復常軌，所有烈火、金刀、黃塵、水柱已全消滅，祇剩千萬根青色光柱環列如林，將敵人圍在中心。正待向前發話，縱令逃走，偏生事機變化絕快，英瓊仙遁復原，沙紅燕也施展殺手，雙方恰是不先不後，同時發動。那乙木光柱本來環繞在外，喫英瓊不止，儘管青霞瀲灩，並未發威前攻。沙紅燕卻不知好歹，見先前形勢厲害，又因五行仙遁撤退時各射奇光，相繼閃變，比電還快，看去分外強烈，不知敵人有心敗退，以爲還有別的變化，越發情急。本來要走，臨時又想起許多同黨多爲自己而來，棄衆而歸，以後何顏見人？微一遲疑，欲將法寶先發出去，準備先拼一下。心想：「此是師門最著名的六件前古奇珍之一，和落神坊有異曲同工之妙。師父因見自己前生遭劫慘死，幾乎形神皆滅，便爲法力、飛劍不是敵人對手之故，等將自己的元神救回山去，煉成形體重生以後，想起前情，十分憐愛，特傳此寶，以作防身之用，威力絕大。初發時，祇是一個淡微微青紫二色的光圈環繞身外，大隻數尺。跟着發出一片光霧，將人通身包沒，成一青紅二色的氣團，隨人心念發生妙用。敵人如若知機，就此讓路，任其飛走，還可無事；否則，一經發難，當時精芒猛射，晃眼暴長千百倍，形如一個日輪，連寶主人也制它不住。無論上天下地，任何厲害的飛劍法寶，鋼鐵石土，挨着便成粉碎。因它威力大得出奇，傳時再三告誡，不許妄用，正邪各派中人又都聞名，自己也從未遇到這等情急拼命之事，因此尚未用過。那年我三探幻波池，師父爲防仙遁神妙，二強相遇，一個不巧，便要惹出巨災浩劫，特將此寶索回，另賜了兩件法寶。後爲妖屍所困，幾乎送命，並還傷了一個同門至交，我回山哭訴，向師埋怨。師父因見敵人勢盛，法寶未成，時機未至，表面推說門人背師行事，與他無干，心中卻是氣忿，再被自己一激，纔將此寶發還。並附一道玉葉靈符，加增此寶威力，使其易於收發。祇要敵人稍微見機，不與它強抗，並不多傷生靈，引起地震山崩，發生浩劫。現見敵人如此可惡，莫如在行前試它一下，萬一轉敗爲勝，固是極妙；至不濟，也使敵人受傷，或將敵人所用飛劍、法寶破去一兩件，稍出心中惡氣。」主意

打定，一面施展法寶，化成一個光環，罩向身外；一面將先前身外光幢和飛刀、法寶一齊收去。

英瓊、瑤青見她目射兇光，連聲咒罵，所說的話全未入耳，已經有氣。忽見青、紅二色的光環飛起，祇一閃便成一個氣球，人在中心，手掐法訣，似在行法施爲神氣，先前防身法寶和那飛刀、白虹鉤忽全收去。料知敵人想作困獸之鬥，出手定必厲害，二女全生戒心。見那氣球將人包沒以後，乍看霧氣祇薄薄一層，喫四外金霞一照，裏外通明，看得逼真。耳聽沙紅燕人在裏面厲聲怒喝：「峨眉賤婢，還我三位道友的命來！」隨說，左手法訣一揚。那氣球本來虛懸光柱之中，大隻丈許，光氣又淡又薄，看去本似一個大水泡，忽然由淡而濃，變成實質。球上先是光雲電旋，奇亮奪目，宛如一輪紅日。緊跟着上面射出青、紅二色的火花，晃眼暴長。四圍乙木光柱雖被英瓊阻止進攻，反應之力仍極強烈，來勢又快得出奇，晃眼便將那將近十丈的空處佔滿。寶光萬道剛射向光柱叢中，立生劇變，祇聽風雷轟轟，青霞電耀，前排光柱喫敵人寶光火花暴起排蕩，當時震裂了一大片。乙木遇見強烈攻擊，立生反應，驚天動地般一聲大震，那千百根光柱隨着驚濤駭浪般的大片青霞，電也似地連閃幾閃，全都不見。跟着紅光奇亮，烈焰突起，風雷、金刀與萬丈洪濤之聲紛紛怒鳴相應。

英瓊看出敵人法寶厲害無比，從來未見，五行仙遁竟被激動，不禁大怒。氣忿頭上，竟將定珠和那兜率火紫清神焰猛發出去。雙方下手均極神速，那氣球形的寶光本來急如雷電，一發不可收拾，無堅不摧。火光精芒所射之處，任何堅固之物，甚或差一點的飛劍、法寶，祇一射中，便化烏有，死圈所及，能達數百里外。沙紅燕手持靈符，暗中戒備，本心還想此寶威力太大，如若奏功，寶光所及之處立成死圈，惟恐上面同黨也遭波及。正持靈符戒備，想將寶光制住，祇將仙遁破去，殺敵報仇，於願已足，免得死圈太大，整座仙府連依還嶺一齊震碎，同黨也受誤傷。及至發難以後，百忙中瞥見氣團化爲日輪暴長，喫四圍光柱一擋，前排雖被震裂，但頗喫力。心想：「此寶一經施威，便似迅雷爆發，非經寶主人行法回收，絕無止境，非把當地景物全數毀滅，化爲劫灰，四面皆空，毫無阻止，不會停歇。照此情勢，並不如師父平日所說那等猛烈神速。」又見青霞電耀，烈焰羣飛，乙木受挫，又生丙火，寶光雖仍往外暴長，無形中卻似被一種大的潛力阻住，不似預想之快。方在驚疑，就在這應敵瞬息，不到一句話的工夫，猛瞥見敵人在火海中雙雙揚手，一個飛起萬朵金花，一個發出一朵長纔寸許、奇光晶瑩、精芒四射、如意形的紫色燈花，以及以前敵人常用的定珠慧光，一同打到。燈花來勢絕快，出手便如一朵流星，迎面射將過來。那團慧光卻是大如栲栳，祥輝流轉，冉冉飛來，看去要慢得多。

沙紅燕因在平日過信師門至寶威力妙用，早知敵人持有佛門至寶，並未放在心上，以爲就算法寶無功，護身逃遁，決可無慮，惟獨害怕敵人的那粒定珠。心念纔動，那團慧光不知怎的竟會當先飛到，未暇尋思，祥輝暴長，已將那氣球形的寶光罩住，休想似前暴长發威。她知道不妙，不禁大驚。剛把右手玉葉靈符揚起，未及施爲，慧光照處，耳聽遠遠有人高呼：「瓊妹，且慢下手！」剛聽出是敵人癩姑口音，人也隨聲飛來。說時遲，那時快，那朵形似燈花的紫清神焰兜率火已打向氣球之上，當時穿光而入，化爲一片紫色神火精芒，當頭打到。沙紅燕驟出意料，不及防禦，萬分驚惶之下，忙將玉葉靈符展動，人已受傷。本來非死不可，幸而癩姑恰在此時趕來，一見李、張二女各用法寶夾攻，最厲害是那兜率火，想起前事，忙即喝止。哪知已經晚了，祇差句把話的工夫，英瓊已先發難。英瓊聞聲想起老父行時告誡，又見氣球已被慧光制住，停在火海之中，不能再動，忙即回收，已經無及。氣球本被慧光罩定，又被靈焰震破一洞，但未散裂。就在這收寶瞬息之間，忽由沙紅燕手上飛出一片青白色光氣，將頭面全身一起裹住，使沙紅燕立成了一個青人。同時氣球上光雲電旋，前發火花精芒一閃即滅。緊跟着氣球由大而小，成一青、紅二色的光幢，將沙紅燕緊緊裹定，電也似急往上騰起。祇聽一連串的爆音往外響去，晃眼響出老遠，少說也有百十里外。

癩姑忙收仙遁查看，那麼禁制重重的仙府，竟被穿山透石，逃了回去，所經之處，洞壁上現出些尺許大的空洞裂口。纔知此寶兼備五遁之長，穿金透石，如魚游水。那麼嚴密的禁制，竟阻它不住。又知沙紅燕自負絕色，最愛她那副面容，方纔英瓊誤發靈焰，已將她玉頰燒殘，仇恨越深。此去回山哭訴，老怪丌南公心憐愛寵，必不甘休。自己百計求全，到底仍是英瓊惹禍，可見定數難移。也就不再埋怨，笑問：「此女本有青氣護身，如何不見，竟爲神焰所傷，花容殘毀？」瑤青笑告前事。並道：「事關定數，我們該有場魔難，不必說了。早知這樣，反正成仇，轉不如將這一害除去，還好得多呢。」獺姑笑道：「你哪知道，此女夭生尤物，丌南公愛之如命。自從她昔年遭劫，元神逃回山去，丌南公本想令她轉世重煉，她偏愛惜前生容貌，一任勸說，始終倔強。老怪竟不忍違她心意，親自爲她煉丹煉魂，費了多年苦功，硬將元神煉成形體。身上青氣雖可防身，她卻認爲是有損花容的一件憾事。祇爲當初助她煉形的人也是一個老怪物，丌南公又是強娶她爲妃，非所心願，故留此一點缺陷，美中不足，尚向乃師撒嬌絮聒。丌南公因此舉逆數而行，又以事大繁難，他本身靈元還要受傷，不肯爲她去掉，不料青妹彌陀珠正是罡煞之氣的剋星，爲她破去。雖然元神不免損耗，多年憾事居然去掉，我料她定必心喜，事完回去，正好向老怪物獻媚，不料臉會殘破。這類元神凝鍊的形體，如是別人，定必分合由心，虛實兼用，更具神通。她卻愛美過甚，既想討情師的歡心，又恃獨門玄功變化，寧甘多受三年苦痛，用固神膠和乙木青靈真氣凝鍊，照樣長骨生肌，無異生人。可

是一爲法寶飛劍所傷，便難復原。雖然仇恨越深，老怪物禁不起她纏磨，必來生事，終比殺死的好。否則，他師徒情孽糾纏，已歷多世，丌南公寧失天仙位業，歸入旁門，便爲了她。現雖受傷毀容，以乃師的神通，還可醫治；至多轉世重修，更合初意。如令形神皆滅，必來拼命無疑了。」

英瓊氣道：「你們都是怕事。自來邪正不能並立，福善禍淫，定理不移，怎見得會遭她的毒手？你看好好一座仙府，被她穿破好些洞穴，老怪物如來，正好由此鑽進，豈不惹厭？終不如將她除去，纔消恨呢。」癩姑笑道：「瓊妹偏是這麼天真，你已快是神仙中人了，你看你小嘴一噘，生氣神氣多麼可愛！無怪人說自來美人，不管是哭是笑，薄怒輕嗔，無一樣不好看，動人憐愛，看了心疼。要似我這樣醜八怪，休說生氣，這麻臉缺嘴教人看了，祇有肉麻噁心，便把眼淚哭出兩缸來，也無人理，反倒討厭。天下事就這樣不公平，同是一樣人和處境，一美一醜就差得多，你說多怪！」英瓊忍不住笑道：「姊姊，這是甚麼時候，還打趣麼？也不想個方法把賤婢所開洞穴封閉，真個想讓敵人長驅而入不成？」癩姑笑道：「你把丌南公太看小了。他平日眼高於頂，自居前輩，如非愛徒寵姬哭訴，便我們把羣邪一齊殺光，也不會來。此來他以爲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便可全勝，也有損他的威嚴聲望。來時必定預先通知，公然登門問罪，決不肯做那鼠竊狗偷之事，來鑽狗洞。至於別的妖人，漫說本洞禁制重重，就被穿破，當時復原，也鑽不進來。再若深入重地，真是找死。愁它作甚？倒是你們說那一根木針，竟將戊土神沙釘住，未了又會自行化去，威力這等神奇，極似恩師以前所說東極大荒巨木神君用東方先天精氣所煉神木，比那銅椰島木劍厲害十倍。如非瓊妹得有三朵紫青靈焰，還真討厭呢。」

癩姑說時，忽聽身旁吸星神簪發出盧嫗傳聲，說沙紅燕先發求救信號，恰值丌南公爲禦天劫和報峨眉之仇，煉寶正急，法壇封閉，內外隔絕，信號被門人接去，不敢通報。後來還是丌南公由定中警覺，忙即開壇，未等命人來援，沙紅燕已仗法寶、靈符之力遁回山去。人在途中，知已受傷，本就急怒。少時沙紅燕回山，再一哭訴，必然尋上門來。好在事前已有準備，事已至此，可速依言行事。癩姑因在意中，雖然爲時尚早，也須先做準備，忙告二女，匆匆飛出。見了易靜諸人，略說幾句，便即飛上。本想玉清大師和青囊仙子華瑤崧均說英瓊殺氣太重，敵人太強，不可大意，料知情勢凶危，關心過切，恐其膽大冒險，各位師長前輩又無一人能來解救，應付之間稍失機宜，縱令英瓊仙福深厚，不致受害，傷痛危難，也許不免。事前屢次叮囑告誡，令先趨避，須到萬不得已，方出面應典，不可冒失。

英瓊平日溫婉嫻靜，對諸同門姊妹最是謙和禮敬，一旦遇敵，便當仁不讓，從未計較艱危。近來功力日深，勇毅沉練，已非昔比。知道命中該有這場劫難，不可避免，素性疾惡好勝。幻波池仙府靈景無邊，恐爲邪法殘毀可惜，吉凶命定，不能避免，事由自己而起，理合身先急難。再者修道人常有三災八難，不經險阻艱難，如何能成大器？平日自負向道堅誠，誓爲本門效忠宣勤，使其發揚光大，以報師恩。而修仙業既以崇正誅邪，降魔除害爲務，以往誅戮妖魔如同剪草，入門不久，便以三英之名威震羣醜，縱然修爲年淺，全仗福緣深厚和父師尊長憐愛期許，畢竟也有光彩，如何遇見強敵，便自退縮，彷彿欺軟怕硬？同是旁門左道，敵勢一強，便不敢與之爭鋒，豈不丟人？休說受命自天，老怪物未必能奈我何；即便爲道殉身，也使異派羣邪知我峨眉門下一個入門未久的小女弟子有此智勇膽力，竟敢以卵敵石，不爲老怪物兇威所屈，雖死猶榮，似這樣藏頭縮尾做甚？英瓊主意打定，因聽易靜、癩姑再三勸誡，說敵人實太厲害，何必多受苦難？良友好意，不便明拒，心中卻想借此試驗自身道力。

也是英瓊該當有此奇遇。當煉那紫青神焰兜率火時，因此寶十分難煉，功力稍差，便不能與心靈應合；威力又是極大，倘不能收發由心，一個制它不住，反而受害。必須以本身真火元靈，與之合爲一體，方可發揮它的無邊妙用。先用太清仙法施爲，好容易纔得制住，可以隨意收發，仍祇能勉強應用，將來還須重煉，爲美中不足。到了三十六日過後，始終沒有進境。這日英瓊忽動靈機，暗忖：「此寶與佛家心燈既是異曲同工，寒月大師的心燈佛火已與他本身元靈相合，我怎不能？現在定珠已與元神相合，不畏心火自焚，何不按照師傳，用這定珠將元神護住，索性以火濟火，由明化空，返虛入渾，使與本身真火合爲一體，煉成第二元神，隨意發收，並還增加自己道力，豈非絕妙？」於是便用仙法重煉。英瓊虔心毅力也真堅強，上來便拼嘗苦痛和火宅坐關，受那靈焰罩體炙身灼膚之苦，始終按捺心頭火，不令外燃，一味守定心神，使體外靈焰神火無法侵入。她起初還用定珠慧光護定元神，志在嘗試，由漸而入。到第七天上，偶然觸機，猛地悟出微妙，當時反照空明，明見三朵神火化爲一幢紫焰籠罩身外，全仗本身功力和那凝聚心頭的三昧真火，內外防禦。雖然不曾燒傷皮肉，熱痛異常，一經悟徹玄機，心火立滅，當時透體清涼。就在這有相轉爲無相的瞬息之間，三朵靈焰立被收爲一體，與本身元靈相合。祇見定珠慧光大放光明，三朵靈焰已被降伏，收爲己有，不在體外，時間也恰滿了四十九日。

英瓊滿心歡暢，微笑而起，大功告成，欣慰非常。由此隨心應用，彈指即出，大小分合，無不如意。暗忖：「有此仙佛兩門至寶防身，並與元神相合，多高邪法均所難施。久聞丌南公自尊自傲，平日號稱敵人生死祇在他反掌之間，一擊不中，便不再擊。祇要擋得

過這開頭一陣，便可無害，怕他何來？」惟恐易靜、癩姑勸阻，祇說寶已煉成，並未明言。及至飛到上面，明聽癩姑傳聲急呼，假裝追殺妖人，隨口應答，卻不照她預計退入陣內，自往當地立定，靜待強敵應戰。後聽天風海濤之聲由遠傳來，知道敵人先由十萬里外傳聲示威，無非是先聲奪人，以示他的威力，心中好笑，也不理睬。正在暗中準備，忽見李洪同一幼童隱形飛來，到了面前，忽在佛光中現身，含笑點頭，把拇指一伸，意似稱讚，一閃即隱，似往靜瓊谷一面飛去。英瓊忽想起：「英男身世經歷最爲可憐，與自己患難至交，親逾骨肉，她雖名列三英，法寶不多，功力也不如嚴人英師兄，孤身在外行道，日常代她擔心。難得她這次遠赴月兒島，巧得離合五雲圭前古奇珍，又收了火無害這等異人爲徒。看她對敵情景，比起從前要強得多。姊妹情分太深，少時見我爲敵所困，定必出手，卻是可慮，怎忘了招呼一聲？」

英瓊心方一動，果見英男去而復轉，正由谷中飛來，喫火無害搶前攔住，意似不令她來，師徒二人還在爭執。忙用傳聲推說奉有前輩仙師預示，決無妨害，別人出來不得，務望退回，免自己分心，反而有害。說不幾句，忽又瞥見李洪和那幼童又在谷口現身，朝英男師徒將手連揮，意似勸令退回，英瓊原未見過陳巖，這時見他相貌神情和李洪相似，幾如孿生兄弟一般，功力根骨也均不在李洪以下。又穿着一身大同小異的短裝，越顯得粉妝玉琢，俊美可愛。心方奇怪，見幼童側耳一聽，二次口說手比，催令英男速退。英男師徒剛剛退走，煙光閃處，人全不見。谷口一帶，原本設有太清玄門禁制，祇自己人能夠隨意出入透視，外人看去，祇是一座危崖，山形早變。便丌南公親來，若不是事前知道底細，或是細心觀察，急切間也難查見。李洪雖然年幼，因是九世修爲，近年法力也許恢復，不去說他。那幼童明明不過十歲左右，如何也能隨意出入，不現一點迹象？忽聽極猛烈的破空之聲，由遙天空際衝風穿雲而來，那麼洪大的天風海濤之聲，竟絲毫掩它不住，來勢萬分神速。當入耳時，聽那聲音來處，少說也在千里以外，高出九天之上，常人絕聽不出。可是纔一入耳，便似兩枝響箭電射而至，晃眼工夫，聲到人到。祇見兩道青光，由來路老遠高空中流星過渡，斜射下來，直落靜瓊谷外，現出兩個豹頭環眼，扁臉獅鼻，虎口燕頷，相貌裝束無不詭異的矮胖道童，好似谷中動靜，老遠便被看見。二道童落處正對谷口，又似覺出當地設有仙法禁制，面帶驚疑之色，落地先互相對看了一眼。內中一個穿黃衣的厲聲怒喝：「李英瓊賤婢，快出來納命！我師父命我二人來此先行通告，命爾等自行準備，引頸就戮。我二人因師父還有些時纔來，想起我長兄仵備前隨沙師姊來幻波池取寶，與你們無仇無怨，爲李英瓊賤婢暗算，久欲報仇，未得其便，特在師父未到以前，來取賤婢狗命。適纔在路上遙望這裏，谷口內有一少女穿着神情，與沙師姊所說賤婢李英瓊相似。等我弟兄趕來，你們已用禁法隱蔽，縮頭不出。是好的，快出來納命，分個高下。如以爲區區障眼法便可隱身保命，直在做夢！再如延

遲，惹我弟兄性起，祇一舉手，這座依還嶺便成粉碎了。」

話未說完，便聽一幼童口音在旁笑道：「洪弟，你認得這個小妖孽麼？他便是老怪丌南公門下，號稱黑伽三仙童的仵氏弟兄。師父年老成精，老而不死，門下徒弟也個個這樣醜怪討嫌。仵老大前往幻波池盜寶，在北洞水宮賣弄伎倆，爲你李師姊所誅。這是老二、老三。聽剛纔風濤怪聲，老怪物必將起身，故意鬧此玄虛欺人，不知何事耽延未到。這兩個小怪物仗着老怪物在後面，有了靠山，來此狐假虎威，仗勢欺人。本來我們不願多事，他偏狂吠不已，看了有氣。洪弟你如高興，我弟兄一人對付一個，先給他們喫點苦頭，掃掃他師父的老臉。他不是說舉手便要粉碎全山麼？莫如我兩個乳臭未乾的小祖宗，也舉一回小手，教他嚐嚐味道，你看如何？」

這兩道童乃丌南公愛徒黑伽三童中的仵盛、仵江。因乃兄獅面仙童仵備前探幻波池，爲輕雲、英瓊無心誤殺，懷仇數年。乃師知道劫運當然，峨眉勢盛，自己多年名望，不出手則已，出手便須全勝。上次妙一真人夫婦率領長幼羣仙往銅椰島，爲天癡上人、神駝乙休和解救災，丌南公帶了兩個有力同黨，趁着妙一夫人和玄真子送那天火毒焰，去往兩天交界之處消滅時，暗用邪法，前往作梗。結果陰謀未成，平白造孽，同黨還受了傷。試出長眉真人雖然仙去，門下十二弟子和一班同道敵黨，竟是個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一個不巧，就許身敗名裂。丌南公決計暫時忍辱，等那兩樣異寶邪法煉成，再與敵人一決存亡。成則獨自稱尊；敗則乘機轉世，就便避那末次天劫。好歹也在事前多殺幾個敵黨，以消胸中惡氣。見寵姬、門人相繼傷亡，心雖痛恨，表面卻不露出，反說門人未奉師命，自取滅亡，憑自己的身份，難道還與這班後起的無知小狗男女交手不成？把門人罵了一頓，置之不理。仵氏兄弟修道多年，均頗狡猾，看出師父是因知道峨眉勢盛，去了仇報不成，或許還要送命。也祇得假裝做遵守師命，不敢離山，連沙紅燕屢次約他們同報兄仇，均以婉言辭謝。這日見乃師爲沙紅燕受傷激怒，親自出馬，心中大喜。暗忖：「弟兄三人，一母孿生，此仇不報，豈不被同道中人恥笑？」身後又有靠山，頓起輕敵之念。

丌南公自命得道年久，在異派散仙中，與大荒二老、大魋山青玨谷蒼虛老人同是修煉千年，經過兩次四九天劫，均得無恙，素極自恃。每一出洞，照例要有好些排場做作，未到以前，先使當時風雲變色，山川震撼，有時還有門人和仙音儀仗前導，以顯他的威勢。風濤之聲，便是來前個把時辰，向敵人所下警告，表示旗鼓堂堂，未來便先通知，好使敵人先行戒備，決不暗算。仵氏弟兄一心想撿現成，乃師又命前行通知，立即飛來，本想當時能報仇更好，如果不能，依還嶺全山已在乃師法力遙制之下，隨時可以發難，人

也隨後就到，越發氣粗膽壯，沒將敵人放在眼裏。二仵邪法本高，老遠看出谷口有一女三男聚談。因未來過，英男和英瓊相貌身材又差不多，二仵本來就分辨不清。恰巧當日二女因爲知道來的都不是常敵，特將開府所賜仙衣穿上，二女更加相像。二仵前聽沙紅燕說過英瓊的相貌服飾，又見谷口煙光明滅，山形立變，人也隱去，誤認英男爲英瓊，立催遁光飛來。不料丌南公剛將邪法發動，飛行中途，忽被兩人攔住，來遲了些。又因和那兩個人說話，無暇行法查看當地情形。二仵正發狂言，忽聽幼童在旁笑罵，不禁大怒。但因素性陰毒險狠，知道峨眉隱形神妙，既敢在旁譏嘲，必有所恃，惟恐一擊不中，上來便先丟人，強忍忿怒，照樣問答辱罵，故作不聞，暗中卻施展邪法，留神查聽。正準備冷不防猛然發難，誰知怒火頭上，成見又深，以爲有恃無恐，祇顧猛下毒手傷敵，一舉成功，不曾想到防禦本身。

二仵這裏邪法剛一準備停當，對方話也說完。另一幼童接口笑說：「李師姊不必動手，由我和陳哥哥先給他喫點小苦，省他狗嘴罵人。」話還未完，二仵剛把手中法訣揚起，各把左肩一搖，肩頭所佩扁長葫蘆立有數十點酒杯大小的青光飛起。還未及往兩幼童發話之處飛去，就這轉眼之間，面前疾風電掃，叭叭兩聲，每人嘴上早各中了一掌，力大異常，比鋼還堅，當時滿口門牙一齊打斷，舌頭也被殘牙咬碎，鮮血直流。驟出不意，遭此猛擊，空有一身邪法，竟無所施，牙碎舌破，疼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劇痛神昏，情急暴怒之下，似哼似吼怒叫了一聲。因覺着敵人是個小孩的手，連法寶也忘了施爲，忙伸雙手去抓。不料敵人隱身靈巧，人未抓中，仵盛右膀又被那堅逾精鋼的小手打了一下，當時打斷。耳聽幼童笑罵：「這等膿包，也敢人前撒野！」聲到手到，這裏骨斷筋折，奇痛攻心，右臉上又捱了一記巴掌。那幼童正是李洪，所用乃是佛家金剛神掌，仵盛多高邪法也禁不住。事前驕敵，毫無防備，一下打得頭暈眼花，仰跌地上，幾乎暈死過去。負痛昏亂中，兇心仍然未死，不顧行法止痛，先由地上飛起。左手一揮，正待把那葫蘆中的寶光朝敵飛去，匆迫中未先行法防身，左手剛伸，手指上又似中了千萬斤重的一塊鋼板，左手五指又被打斷了三指，痛得周身亂顫，發怒如狂。仵盛剛想起敵暗我明，喫虧太大；又因背師行事，上來丟人，挫他銳氣，恐受責罰，不敢告急求救，祇得忙運玄功，行法止痛。緊跟着身劍合一，化爲一道青虹，朝敵人來路電馳捲去。但一任往來飛翔，依舊毫無迹兆。乃弟邪法也已發動。

原來仵江先和仵盛一樣，被陳巖一掌照樣打得齒碎血流，舌根幾被咬斷。但他人較機警，知道厲害，一受傷，先自行法防身，準備把痛止住，再去應敵。一面把葫蘆中的青光暴雨一般分佈開來，朝前射去。本想敵人就在對面，縱令隱形神妙，寶光分佈甚廣，也能傷敵。一面正待施展先前所準備的埋伏，手中法訣剛一揚起，噹的一聲，後心上又中了

一下鋼拳。最奇的是修煉多年，又已經行法護身，竟無用處，這一下來勢更重，打得心脈皆震，臟腑幾要斷裂，口裏發甜，眼前烏黑，兩太陽穴直冒金星。一個旁門中的散仙能手，竟和常人捱打一樣，這一拳竟把他打出去好幾丈遠，幾乎立腳不住。總算比乃兄略善應變，又有一點準備，就着前躥之勢，忙運玄功，強定心神，縱遁光飛起。同時邪法也已發動，當時便是青光一閃，大片青色火花似亂箭星飛突然出現，把靜瓊谷外一帶籠罩在內。

英瓊獨立陣前，遙望逼真。先見妖徒罵人，心想事已至此，遲早對敵，何必顧忌？正打算出手，先挫敵人銳氣。忽見李洪和同來幼童隱形發話，似想讓自己觀看。連幼童也是本門隱形之法，李洪又在大聲喝止。剛一停頓，二妖徒便連遭毒手，狼狽已極。這兩小孩膽大得出奇，竟敢空着雙手去打敵人。敵人邪法異寶雖然那麼厲害，竟會抓撈不着，一照面，便接連捱打，被打得頭暈眼花，骨斷筋折，順口血流。打時形勢也頗冒險，敵我互相對面，敵人伸手可及，李洪又是縱身連打，不曾閃退，差一點沒被毒手抓中。因這兩人看去全是十來歲的幼童，而敵人相貌獰惡，一身邪法，相形之下，休說不知底的人認爲以卵敵石，猶捋虎鬚，強弱相差天地，便自己深知李洪和那幼童法力均高，照這等空着雙手，毫無準備，去向虎口中討便宜，也由不得代他們捏一把冷汗。及至邪法發動，大蓬青色火花滿空飛舞，電射如雨，越聚越多；兩幼童仍未施展法寶，祇在光雨叢中飛來飛去，宛如兩個天上金童，飛翔星花雨海之中，馳逐爲戲，又都生得那麼玉娃娃也似，喫青光一遇，俊美無倫，頓成奇景。二妖徒行法之後，血雖止住，牙齒全碎，大嘴內凹，一個又成了殘廢。當此心中恨極，暴怒如狂之際，貌更醜怪，神情狼狽已極。李、陳二人雖不再打，卻不時飛近前去，這個捏一把，那個抓一下，急得二妖徒連哼帶吼，咒罵不絕。別的法寶又無暇施展，語聲含混不清，宛如狼嗥鬼叫，慘厲刺耳。

英瓊到底年輕，童心未退，看得好玩，連用傳聲讚妙，笑個不住，還問那位道友貴姓。李洪聽英瓊喝彩讚好，越發得意，引逗敵人更急。因相隔近，忘用傳聲，脫口笑道：「這是我陳巖哥哥，前三生的好友，日前纔得巧遇，因他相貌已變，幾乎都不認得了。」二妖徒受盡戲弄，無計可施，一聽敵人自道姓名，越發又驚又怒。仵江哼聲喝問：「小狗中有陳巖麼？我弟兄和你前有殺姊之仇，既有本領，怎不現身一斗？鬼頭鬼腦，暗算傷人，豈非無恥？」說時，英瓊聞得癩姑在陣中急呼說：「盧老前輩仙法已將完成，連你們的聲形均被隔斷。老怪物現爲仙法所迷，全看不出這裏真相，祇當二妖徒已經攻入仙府，但他不久就來。小師弟可陪陳道友將妖徒誘入靜瓊谷內，困向乙木仙遁之內，有英男師徒監防。妖徒懼怕離合五雲圭與火無害的太陽神針，決不敢逃。祇是不要殺他們，以備事完給老怪物添煩添氣，也是好的。事不宜遲，以速爲妙。」同時李、陳二人也在

光雨叢中現身，指着妖徒笑罵道：「無恥小妖孽，我弟兄祇憑一雙空手，你們便喫足苦頭，如再現身施爲，還有命麼？我弟兄也不怕你們的師父惱羞成怒，你們既求我二人明鬥，有甚伎倆，快些使來。如想等老怪物來爲你們撐腰，可速跪下告饒，我們便停手。否則，再捱打就更重了。」二仵和陳巖有仇，祇聽已死之兄說起，並未在場，不曾見過。一見敵人現身，竟是兩個八九歲的幼童，同在一片紅光護身之下，連敵那青色光雨似均勉強；不知陳巖是故意誘敵，把寶光隱去大半，作爲全仗隱形神妙，取巧暗算，誘令入網。想起先前喫虧之事，二仵怒火越發上昇，越想越恨。大援未到，說不上不算來，一半輕敵，一半心橫，便把葫蘆中的青光大量發出，雙雙縱身，各化爲一道青虹，朝二人飛去。

陳巖見妖徒飛劍青光強烈異常，仵江手掐法訣，似要施展別的法寶。知他們曾得丌南公的傳授，幸是自己和李洪，如是飛劍、法力稍差的人遇上，單這兩道劍光，便非其敵。劍的本質也是神物奇珍。見李洪想用斷玉鉤，恐其傷折可惜，意欲收來轉贈別人。忙喝：「洪弟且慢！他們要是有本事，同我們靜瓊谷鬥去。」隨說，早回手拉了李洪，同往谷中飛去。二仵背運當頭，明明見敵人背上兩道精虹，欲起又止，決非常物，因李、陳二人身旁寶光早已隱去，都是空手，僅仗那片紅光護身應敵，見敵人縱身想逃，同聲喝罵，隨後追來。雙方飛遁神速，晃眼便到。二仵見敵人過處，前面現出一條寬大谷徑。想起來時連用法眼查看，均未看出門戶，此時突現谷徑，必有埋伏在內。心方一動，飛遁特快，又未停住，猛覺金霞亂閃，煙光明滅之間，人已追到谷內。前面敵人也收紅光停住，並立對面崖石之上，正指自己說笑。忙追過去，相隔祇數十餘丈，不知怎的，竟未追上。跟着猛覺手上微微一空，前面飛劍和那大蓬青色星光忽然一閃不見。心中驚急，忙即行法回收，毫無動靜。而且敵人就在前面不遠，祇是追不上。崖石上卻多出一個前在空中所見少女和另一猿形怪人。那地方乃是一片廣場曠野，四外青濛濛一眼望不到底，除敵人立處崖石之外，空無所有。方覺不妙，忽聽殷殷風雷之聲，一片青霞閃處，面前忽又多了一個美豔如仙的白衣少女。

仵氏弟兄已入埋伏，仍未忘了報仇之事。同聲喝罵：「哪個是賤婢李英瓊、速來納命！」少女笑道：「你連我都打不過，還敢見我三師叔麼？」二仵大怒，揚手把兩枝青色火箭發了出去。少女微微笑一笑，把手一揮，身忽隱去。同時眼前青霞電耀，上下四外全是青色光柱佈滿。隨之聽萬木風號之聲，迅雷大作，那千萬根巨木的青色光柱便互相擠壓排蕩，一起壓上身來。耳聽敵人同聲笑罵：「投降免死！」二仵知已落入乙木仙遁之中，一時情急，欲以全力拼命。忙取寶防身，並想把先前追趕敵人時未及使用的兩件厲害法寶取出一拼，能勝更好，敗便自殺，免得受辱，去犯師門重規，連投生轉世俱都無望。

猛聽空中大喝道：「無知業障！你火爺爺在此。李師叔逗你們玩的，誰還要你們投降，乖乖守在陣中，等老怪少時把你們領回山去，免得形神皆滅。你們那鬼心思我全知道，以爲你們師父的法嚴，門人應敵，照例寧死不辱，能拼則拼，不能拼便自行兵解，歸向老怪物哭訴，仍可轉世。此舉直是夢想，我火無害早已看清。莫以爲你們那兩件現世寶尚未使用，彷彿死不甘心，休說身陷乙木仙遁，你們元神決逃不出去，我火無害的太陽神針便是專滅妖魂之寶。你們那大師兄伍常山，便死在我手。你們比他如何？況還有我師父在此，略一彈指之間，你們連殘魂餘氣也休想保全一絲一毫。不信你們去試試。」仵氏弟兄久聞火無害之名，擡頭一看，祇見一個形似紅孩兒的小人，周身都是烈焰包圍，手指上射出無數奇亮如電的光針，時長時短，伸縮不停，正在停空飛翔，手指下面喝罵。上空也是青霞神木光柱佈滿，互相擠軋排蕩，轟隆之聲，天驚地撼。火無害飛行其中，木光竟如虛影，並無所阻。二仵心想：「五行仙遁虛實相生，何不乘機試它一試？祇要逃出陣地，立可運用師傳玄功變化，逃了回去。」心正尋思，忽聽說師兄伍常山乃火無害所殺，心更悲忿，忙將師傳多年，不到萬分危急，輕易不許使用的青雷子和大有圈，同時施展出來。

丌南公門下弟子，各有一兩件至寶奇珍。那大有圈發時是一環淡悠悠的彩虹，月暈也似。初發光並不強，一經發動，便由小而大往外開展，電也似疾，連轉不休，越長越大，光也越來越強烈，晃眼暴長千百丈。然後化爲光雨爆散，光雨所及之處，無論是人是物，當之均無幸理，整座山峰均能炸裂，盪爲平地。這還不說，最厲害的是那青雷子，乃千萬年前殘留空中的罡煞之氣和日月五星的精氣凝鍊而成，比起軒猿、九烈兩老怪所煉陰雷還要厲害。並且這兩件法寶能發能收。震散以後，方圓二三百里全成了光山霧海。這類光霧，重如山嶽，敵人被陷在內，就不震死，也被壓死，厲害已極。丌南公畢竟修道多年，連經兩次天劫，想起寒心，恐多造孽，再三告誡徒子徒孫說：「我生平行事向無後悔，已經傳了你們，自然不肯追回。但是此寶威力太大，非當性命關頭，受辱太甚，不許妄用。用時也須留意附近生物多寡，震圈更不許遠及五十丈外，務要適可而止。」

仵氏弟兄仇深恨重，情急萬分，出此下策。想起來時師父曾有「此寶敵那五行仙遁或能成功」之言，滿擬可將四外神木震破，逃出重圍，也許還能殺死兩個敵人，都在意中。哪知二寶纔一出手，猛聽空中火無害一聲怪笑，揚手飛起一條形似穿山甲，腹下具有十八條帶鉤利爪的墨綠光華，停空不動。一珠一圈未等發生妙用，好似被一種奇大無比的潛力吸緊，朝那墨綠寶光飛去，用盡心力，休想收回，晃眼縮小，恢復原狀。同時火無害對面現出初來時所見少女，手指一座具有凹槽的圭形寶光，朝先見寶光迎去，一閃合榫，同時無蹤。這一驚真非小可。隨又聽火無害厲聲喝道：「這便是我師父所用前古至

寶離合五雲圭，休說是你們，便比你們邪法更高十倍，也是送死。真想形神俱滅，我成全你們如何？」說罷，將手一揚，五個手指尖上立時有大蓬太陽神針往下射來。這時二仵已被四圍青霞神木將防身寶光逼緊，行動艱難。知道此寶若一上身，防身寶光必被震破，真連元神也保不住。互相長嘆一聲，閉目等死。耳聽幼童笑道：「這兩個業障倒也硬氣，火賢侄休下殺手。谷外已有音樂之聲，老怪物想必將到。他師徒還有幾年運數，暫且饒他們，交你看守，等少時老怪物自來領回吧。」

仵氏弟兄擡頭一看，敵人不見，祇四外青霞合成一個光團，包沒全身，防身寶光以外，休想移動分毫。側耳細聽，果有鼓樂之聲由谷外隱隱傳來，知道師父將到。看敵人說得這等把穩，或許連師父也未必能操勝算。空自忿怒悲恨，無計可施，祇得耐心困守，以待救援。初意乃師神通廣大，一到必將自己救出。哪知丌南公暗受兩位前輩散仙仙法禁制，驟出不意，受了暗算，祇知門人被困當地，連地方都未算出，詳情經過更是不知，心中也是驚疑。無奈素來強傲好勝，性情古怪，預料敵人這面必有能者暗助，多年盛名，惟恐萬一喫虧，或是不勝，全都丟人。到後再一細查當地形勢，竟與遙空所見好些不同。他雖表面驕橫自大，暗中也有戒心，決計事完救人，竟未查見他二人的下落。仵氏弟兄等了一會兒，不見動靜，越發惶急不提。